

福建宁德古民居调查与文化内涵分析

陈扬州

(福建省宁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福建 宁德 352000)

[摘 要]本文主要从宁德市古民居的保存现状与年代分期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探讨宁德市山区地带先民营建古民居的文化理念,赋予古民居建筑活的灵魂。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近在身边的乡土建筑,弘扬先民宜居宜家宜人的精神理念,提升乡村旅游的品牌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宁德古民居营建文化内涵

宁德市古民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福建古民居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平面布局、外部造型及细部装饰等方面,即保持汉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特征,又受所处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特殊条件的影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宁德市现存的古民居,年代大多上溯到明、清,不仅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宅第民居,更有许多坐落在山坳林间、点缀在幽谷溪畔、布局活泼自由的民间小舍,还有不少依山伴水、环境优美和谐、空间布局富有变化的民居建筑聚落。这些传统民居风格各异,但都注重建筑与环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营建出宜人的居住环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一、宁德古民居现状与分期

1、保存现状。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资料,目前宁德市已登记在册的古民居数量为294座,其中蕉城区9座,霞浦县50座,古田县35座,屏南县11座,寿宁县17座,周宁县4座,柘荣县20座,福安市82座,福鼎市66座。在这些古民居中,柘荣县凤歧吴氏大宅已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凤歧吴氏大宅和福鼎翠郊古民居,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0余处。还有大量藏于乡间数以千计的古民居正在以国家、省、市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形式进行捆绑保护,如屏南棠下古民居群、福安楼下古民居群、霞浦白露坑古民居群、寿宁西浦、南阳古民居群、周宁咸村古民居群等。目前宁德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镇)12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35个,畲族文化重点村4个。民居以村落为载体,并依赖于村落的存续与发展,因此古民居的分布特征是古村落的分布特征的体现。宁德市的古村落绝大多数都是依山傍水、靠近水源,这一方面是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古代社会中人们贴近自然、融于自然,追求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和谐这一朴素思想的体现。宁德多山、多水,如群星般撒落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地带,尤其适合于中、小型古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2、年代分期。宁德古民居通过主体梁架结构特征、族谱、牌匾、题刻及屋主记忆等,多数可以确认其建造的大致年代,其中绝大部分属清嘉庆以后,少部分可早到清早期或明末。由于清后期至民国的古民居与清中期的古民居相比,差异大多只是体现在建筑材料、装饰装修等方面,故以建筑的演变特征为主,将宁德古民居系统分为前、后两段,即前段:明晚期—清早期,后段:清中期—民国。

前、后段古民居的主要区别:明晚期—清早期的古民居建筑,实用性相对较高,风格相对简朴。正座的明间较为开敞。明间前廊位置在较早时期使用一对较粗的廊柱,并减去二根前金柱,上部抬梁式,较晚时期则不再使用廊柱,减柱与抬梁的手法常见。建筑除抬梁部分阴刻花纹或有造型外,较少雕刻。内部一般只做一层,木构件用材较大,斗多方形,拱材断面尺寸在8厘米左右。清中期—民国的古民居建筑,装饰性有明显的加强,在门面、挑檐、替木、梁枋,以及墙头、隔堵、门窗、柱础等处遍施雕刻,正座前廊多为轩顶。减柱手法基本不用,穿斗式构架与弯枋常见,使梁架间的勾连更加紧密。内部做二或三层的增多,木构架用材较小,斗多花形。

二、宁德市古民居的文化内涵

“传统民居”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同地域环境特色相结合的产物,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会孕育出风格迥异的民居。宁德民居建筑文化一方面受汉族文化底蕴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等文化因素影响,有其独特性。闽越文化

遗风、中原文化、宗教文化、宗族文化、闽学文化等多重文化兼容并包、互相影响,体现在村落民居的选址、营建,都遵循着某些内在的合理的营建理念。

1、风水术数。宁德传统民居崇尚自然,借鉴和发挥自然,虽风格各异却无处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风水术也称“堪舆学”表面上看,是人们借助风水理论对周边的环境进行解释、利用和合乎利益的改造,但从根源上讲,风水也反映了人们对理想居住环境的某种理解和追求。风水术对宁德市古村落、民居的影响无处不在,对民居的选址、择位、定向、布局以及建筑的正面、大门、山墙、装饰装修等产生明显影响。

“藏风聚气”是风水观念对村落、宅地选址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最佳选择,用风水术语解释为:后有来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前有月牙池或有弯曲的水流,在远则有案山、朝山等。

选择宅基的原则是:

①宅基力求坐北朝南,即负阴抱阳,一些特殊的情况(如禁忌、避煞)等限制可朝东或朝西,但不得朝北。

②背靠大山或丘陵,即有来龙依靠,面对朝山,左右有小丘陵之类。

③靠近河流或是水塘,但忌讳背水。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背山”屏挡冬季北向寒风,“面水”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可得到生产、生活用水源,“负阴”选址在缓坡避免淹涝之灾和保持水土,“抱阳”即朝向阳光,可得到良好的日照。

2、宗族文化。福建是宗族制度最为强盛的一个省份,明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后,政府明确鼓励应许,“庙堂之上”的宗法理论开始全面庶民化,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聚族而居,广建宗祠。现在经常发现有些村落往往就是一姓一族,或是几姓错居一姓独大占统治地位。宁德是福建北部山区,基本是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加上山高路险,环境恶劣,仅仅靠个人的力量在这陌生的地区进行垦殖是不可想象,所以只能借助宗族力量集中进行,定居后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

宗祠象征祖先,象征团结,因此大多建立在村落中心地带,而且是村落中最雄伟的建筑,一般民居,则环绕着宗祠、宗庙依次而建,形成了以分祠拱卫总祠,以民居拱卫祠堂的古村落布局。宗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崇天敬祖,提倡家族或是宗族祖先的崇拜并祭祀各种地方神明,他对民居的平面布局、房间构成和规模大小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民居细节方面,主要是以厅堂为中心组织院落,厅堂宽敞举架高并贯穿全宅,是为了适应家族制度的需要,是家族敬神祭祖、接待宾客、举行婚丧礼仪的场所,有大型的院落式民居还在正厅两侧甬门上方设神龛,是祭祀祖先、安放神位的地方,以喻示祖先高高在上或是神明在上之意。每座民居大厅正中基本都设一条祭祀祖先的案几,居民俗称祭桌,案几做成长方形,朝外一面为神话故事、珍禽异兽等镀金木雕镶嵌,中间祀历代先祖神位,后人上香一般从神龛两侧而上,是建筑中最为神圣的部分。

3、装饰文化。宁德市古民居的装饰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工艺和技术特长,在装饰上更加繁缛细密,除了使用传统的雕刻(木、石)工艺外,还大量运用到灰塑。在题材上,比较重视“音、形、意”方面的各种相关联的含义,多以喜庆、吉祥、花草、故事、戏文、风俗等,色彩鲜明内涵丰富。

(1)建筑雕饰题材。在宁德市明清民居中大量使用的雕饰主要分为三类:木雕、石雕、灰塑,虽然在材料质地和使用部位不同,雕

刻手法亦有所差别,但是在表现内容和题材上大多相同。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世俗生活、花木鸟兽、博古与图案等四大类。

人物故事类主要有虞舜《孝感动天》《卖身葬父》孟宗《哭竹生笋》《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望子成龙》《金榜题名》《郭子仪上寿》《平升三级》《鹿鹤同春》、《西厢记》等,都是以表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戏曲人物、民居风俗为主。

世俗生活表现普通百姓生活如砍柴的樵夫、待耕的农夫、牛背上的牧童、纺车前的村姑和饲养家禽家畜、推车、担水、捕鱼、游艺表演、舞龙舞狮、撑船等劳动人民形象,如《耕·樵·渔·读》《织图》《猎》《牧归》《村妇》《习武》《童戏》等

花木鸟兽为题材则主要是通过象征、比拟、会意等“抽象暗示”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思想内涵的。如《太平有象》《三羊开泰》《六合同春》《喜鹊登梅》《喜上眉梢》《福禄双全》《福禄寿喜》《五蝠团寿》、《榴开百子》《麒麟送子》等。有赞美高尚情操优良品质的,如《三友图》《三君子》《岁寒三友》等。以蝙蝠、鹿、瓜藤的组合象征“福禄绵绵”,以仙鹤、松柏、灵芝、祥云、鹿、仙桃代表长寿等。

博古图案,宋徽宗《宣和博古图》中的各类器皿图案常常被雕刻所运用,博古图案造型多为各种各样的瓶、罐、壶、碗、盒、炉、鼎、盏、觥、豆、斗、盂等。木雕装饰中还常见各种锦纹图案如云纹、水纹、萍纹、铜钱纹、网格纹、冰梅纹、竹节纹、缠枝莲纹、万字纹、喜字纹等几何形图案。博古图案类雕饰在表达方式上也是以“象征暗示”为主,比如木雕《暗八仙》的画面,由宝剑、扇子、玉板、葫芦、荷花、渔鼓、笛子、花篮等形象组成,分别代表八仙的“法器”,民间多称“八宝”。如以图案表示吉祥幸福,云纹、水纹图案表示免于火灾等。这些解读,无不体现着百姓对生活的美好理想 and 良好愿望。

(2)建筑雕饰的表现形式

①石雕。石雕在古代建筑装饰中占重要地位。石材质地坚硬,经久耐磨,又能防水防潮,多作为建筑中防潮湿和需受力处的构件。石雕在古民居建筑上的运用在门面、照壁、抱鼓石、台明、柱础等部位,雕刻技艺分为圆雕、浮雕、线雕等。其中柱础的运用在民居建筑中基本不可缺少,造型随着时代变迁,造型也多有变化。

宁德市民居柱基大致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普通型和覆盆型,覆盆型多见于祠堂、厅堂、府第和豪宅。柱础的形制很多,最普通的是方形和圆形素面的石础,靠天井的廊外部分多用方础,而里面为圆形石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圆外方”的思想。除方、圆两种基本形制外,还有瓜楞形、覆斗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形制。明清建筑的柱础形制也有一些差异,总体上早期建筑柱础较扁平些,清中期柱础较高且径大。柱础常常做一些雕饰,其外形与雕饰相配套,有雕暗八仙、吉祥八宝的,也有雕卷草、夔龙纹、如意纹的,还有雕花草、鸟兽或是乳钉纹、弦纹、几何纹饰的。

(上接第305页)区,每家每户都萦绕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家中摆放着整齐的宗教用品和用具,如念珠、雕塑、佛像、油灯、香柱、台柱等,他们每日诵经、转“果拉”,在他们的生活生产过程中都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禁忌,宗教文化已经内化为其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塔哇”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拉卜楞寺及藏传佛教的发展。

所以,“塔哇”与寺院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塔哇”因寺院而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寺院因“塔哇”的发展而繁盛。寺院的发展壮大决定了“塔哇”的发展和壮大,而“塔哇”的发展和壮大反过来又繁荣和加强了寺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三、结语

从拉卜楞寺与“塔哇”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寺院是“塔哇”形成的历史前提条件,“塔哇”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寺院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政教合一时期,寺院在藏族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藏族传统观念中认为僧人是神圣的,不应该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寺院所属土地上的生产劳动只能由寺院周围居住的百姓来承担。寺院周围居住的百姓作为该寺院最重要的供养者之一,对寺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塔哇”在政治上已脱离了寺院的管制,寺院在政治上对“塔哇”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在宗教方面的影响仍十分巨大。同

②木雕。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常用木材作为雕刻的材料,其质地绵软可以雕刻出繁复的花纹和剔透的层次。宁德市古民居的木雕基本以“清水白木雕”为特色,较少施以彩绘,只有在门窗的花板上有红漆贴金、描金或加以螺贝壳。

宁德市古民居木雕常用于门楣、外檐、廊轩、月梁、梁架、垂花、雀替、牛腿、悬鱼、栏杆、屏风、门窗、隔扇等部位常作为重点修饰。大部分民居只对建筑外檐廊的月梁、牛腿、琴枋、雀替、门窗隔扇等作适当的木雕装饰,穷人家的住宅一般不作任何修饰,仅为遮风雨避寒暑之居所而已。只有大户人家或有功名之辈,木雕极尽精美、繁缛,耗资不计,宅邸修建的富丽堂皇,以体现门面。

③灰塑。灰塑在民间乡土建筑主要表现在板瓦、勾头、滴水、脊吻兽、山墙、墀头上面,主要手法一种是按所需形状塑造泥胎,经烧制成陶制品,安放在建筑屋顶,另一种是直接在现场用胶泥和石灰塑造而成。灰泥的成分各地稍有不同,但基本上配方应包含石灰(以石灰石烧制或海边的蛎壳、贝壳等烧成)、砂、棉花(麻线),三者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近年也有掺入一点水泥,以增加固着力。为增加黏度,常掺入红糖汁或糯米汁。为了延缓干燥,减少裂缝,也常加入煮熟的海菜汁。

制作“内枝外叶”的多层次泥塑,要以铁丝为骨,层层加厚灰泥。泥塑的骨材一般都使用铁丝,以前也有的用竹条或木条当骨材,现在为避免生锈,亦有使用不锈钢丝。灰塑的颜色除了石灰的浅灰色,也可在制作过程中掺入色粉,或者在其将干未干涂刷色料,使之吸入表层,形成彩塑,传统的灰塑常用色彩有朱砂、乌烟、石膏及铜绿等,色粉多为矿物质或植物性材料。

结语

宁德市古民居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和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延续了百上千年的古村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与触动,现代家居与择址理念开始逐渐替代古老的风水取向与审美意识,使古村落、民居的完整性面临巨大的危机,大量的古民居等乡土建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地破坏着,或是因保存不善,无力维修,风雨飘摇、日渐坍塌。笔者提倡政府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古民居,爱护保护古民居,弘扬先人宜居宜家宜人的精神理念,提升乡村旅游的品牌内涵,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1、福建博物院:《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戴志坚:《福建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时,“塔哇”地区为寺院的发展提供了世俗平台。“塔哇”与寺院的密切关系整体呈弱化趋势,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两者新型和谐关系的体现。

注释:

- (1)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201
- (2)同上,1204
- (3)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M],西宁人民出版社,1985:30
- (4)同德县志[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5
- (5)河南县志[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254
- (6)夏河县志[Z],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52
- (7)贡保草,拉卜楞“塔哇”的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 [1]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M],民族出版社
- [2]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3]同德县志[Z],北京:民族出版社
- [4]河南县志[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 [5]夏河县志[Z],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 [6]贡保草,拉卜楞“塔哇”的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